



中外文学名篇鉴赏书系

ZHONGWAI WENXUE MINGPIAN

JIANSHANG SHUXI

散文

朱自清

Zhu Ziqing

Sanwen

精品鉴赏

Jingpin

Jianshang

傅德岷 蒋剑书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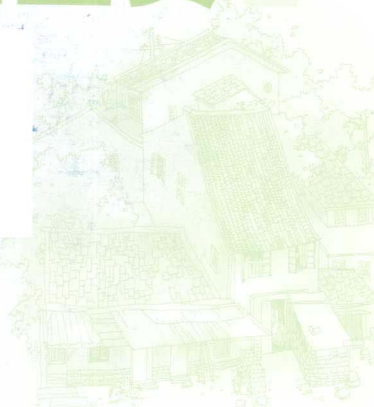
武汉出版社

朱自清「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都是那么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中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

——杨振声（现代著名作家）

中外文学名篇鉴赏书系

朱自清 散文 精品鉴赏



主 编 傅德岷 蒋剑书
撰 稿 傅德岷 蒋剑书 文成英
邱明淑 林伦才 吴晓蓉

I266
ZZQ2.8

武 汉 出 版 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朱自清散文



► 青年朱自清

ZHU ZHI QIN SHAN WEN



► 朱自清和陈竹隐1931年北平中南海



▶ 三十年代，朱自清、陈竹隐与陈竹隐的结拜姐妹及她们的夫婿合影



▶ 1933年春，朱自清夫妇与友人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合影



► 1932年8月4日，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结婚

前 言

朱自清(1898—1948),生于江苏东海县,长在扬州,祖籍浙江绍兴。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1916年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毕业,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的思想受到巨大震动,曾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5月,他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杭州、扬州、上海、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等校任国文教师,并于1921年1月4日参加以“为人生”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1925年8月,任清华大学教授。1931年,赴英国伦敦学习语言和英国文学,并漫游欧洲大陆。次年返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校先迁湖南,后至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中文系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复校,他于10月迁回北平,在该校任教。1948年8月12日因胃溃疡逝世。

朱自清早年写诗,1925年任教清华大学后,转写散文和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的散文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1923—1936):前期散文总的是抱着“为人生”的写作宗旨,他认为散文应“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他的前期散文大体可分为三类:(一)写社会生活的,其中有的篇章也能触及到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执政府大屠杀记》等;(二)写个人和家庭的,这往往能从侧面或间接地对人生和社会有所揭露。如《背影》、《儿女》、《给亡妇》等;(三)写自然风光景物的,常能描绘入妙,情景交融。如《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



朱自清最出色的散文是后两类,其中的《背影》、《荷塘月色》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篇章。这两类散文被人们称为“美文”、“白话美术文的模范”,写得清新流丽,细腻缜密,富有真挚的情感。其语言朴实凝练,有亲切的情味、婉转的语调和娓娓动听的风采。他描形绘景,能融情入景,作到情景交融。他写春天,状瀑布,记秦淮之夜,绘荷塘月色,无不将自己独特的情思注入其中。《绿》中洋溢着蓬勃的生机,《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表现出朦胧奇诡之美,《荷塘月色》中的静谧与幽深,几篇散文的写法与情调不仅不同,而且展示的作者思想感情的层面也相异,但一以贯之的是作者温文尔雅、真挚敦厚的个性与作风。

30年代初,他从英国回国后,又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两本散文集,这两本集子中的一些文章,却失去了他先前散文中的情浓意深的个性。他在《欧游杂记·序》中说:“书中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这是有意避免的:一则自己外行,何必放言高论;二则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在《伦敦杂记·序》中又说:“写这些杂记时,我还是抱着写《欧游杂记》的态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现。身边琐事还是没有,浪漫的异域感也还是没有。”这种有意回避“自我”的写作,自然与写《绿》、写《春》、写《荷塘月色》时的作者个性大不一样了。应该说这是作者埋头书本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禁锢起来的一种表现。这是同他自大革命失败后思想苦闷、忧伤是分不开的。他在《那里走》一文中曾说:“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增大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同学里找着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由于丧失了自我个性和时代的呼声,这两本散文的艺术魅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后期(1937—1948):后期主要写了些杂文,体现着论政、论社会、论人生的特色。1937年抗战的隆隆炮声,打破了他宁静的书斋生活,

他在南迁的颠沛流离中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以及老百姓贫困痛苦的生活。于是,他写了《论吃饭》、《论不满现状》、《论无话可说》、《论气节》等篇章,议论起政治,批评起人生,思索起变革社会的课题上来了。过去的那个“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的朱自清又复苏了过来。他在《历史的战斗——评冯雪峰〈乡风与市风〉》一文中,曾表明他热衷于杂文的原因:

……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逼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见久远了。

可以看出,他是把杂文作为“讨论人生的种种相”的战斗武器来使用的。因此,他在议论社会人生之外,还结合青年的思想修养,写了《论青年》、《论自己》、《论别人》、《论诚意》等杂文,又结合青年的读书学习,写了《论朗读》、《论百读不厌》、《论雅俗共赏》、《写作杂谈》等文。这时期,他的思想开始成熟起来,理智增强,感情为之收敛。最后,他终于成为了一个民主主义的战士。在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对于抗战胜利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他充满了热烈的憧憬。他在未完稿《新中国在望中》一文中写道:“抗战的中国在我们的手里,胜利的中国在我们的面前,新生的中国在我们的望中……新中国虽然已在望中,可是得吃苦耐劳,才能到我们手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激情、清醒的现实认识和热切的希望。

朱自清,因为旧教育、旧观念形态与新时代、新思潮对他都有影响,而且在他的头脑中形成深刻的矛盾,因此,他既憎恶旧社会,但又无力抗争,这就使他早期的散文缺少那种大声疾呼之声和叱咤风云的气概。

但是,他勤俭的生活和认真的工作作风,他的散文中饱含着的真挚感情,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郁达夫评论他早期散文时说:“朱自清虽然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贮着那一种诗意。”(《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杨振声对朱自清的为人与为文有过独到的见解,说:“他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都是那么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中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所以,朱自清的散文至今还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大中学生)所喜爱,其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吧。

朱自清高尚的人格精神永存!

朱自清纯真的散文作品不朽!

傅德岷

2006年5月于重庆工商大学



目 录

前 言	1—4
篇 目 表	1—2
正 文	1—407
后 记	408

篇 目 表

第一辑 “新课标”指定篇目

憎.....	1	给亡妇.....	83
白水滌.....	5	春.....	88
匆匆.....	6	冬天.....	9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8	择偶记.....	95
航船中的文明.....	17	潭柘寺 戒坛寺.....	98
正义.....	20	蒙自杂记.....	103
春晖的一月.....	23	飞.....	108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28	罗马.....	111
说梦.....	32	房东太太.....	119
背影.....	36	《梅花》后记.....	124
执政府大屠杀记.....	40	论诚意.....	128
荷塘月色.....	47	论别人.....	132
一封信.....	51	论自己.....	136
阿河.....	55	论做作.....	139
儿女.....	64	论青年.....	144
白马湖.....	71	论气节.....	148
看花.....	74	论吃饭.....	153
沉默.....	79	论无话可说.....	158



第二辑 新增选篇目

歌声	162	德瑞司登	284
绿	164	莱茵河	288
“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167	巴黎	292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170	我所见的叶圣陶	310
女人	174	白采	315
你我	180	袁韦杰三君	318
飘零	193	怀魏握青君	322
刹那	198	《忆》跋	326
扬州的夏日	202	《背影》序	330
我是扬州人	206	《燕知草》序	335
南京	211	《子恺漫画》代序	339
海行杂记	216	论书生的酸气	341
松堂游记	222	论废话	350
北平沦陷那一天	224	论雅俗共赏	353
这一天	228	论百读不厌	360
重庆一瞥	230	论朗读	367
重庆行记	232	写作杂谈	376
回来杂记	242	论不满现状	380
《欧游杂记》序	247	论且顾眼前	384
威尼斯	250	说话	388
佛罗伦司	255	话中有鬼	392
滂卑故城	260	谈抽烟	395
瑞士	264	低级趣味	398
荷兰	271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	
柏林	277	——悼闻一多先生	401
		新中国在望中	406

憎

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裤，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绉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杞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于这一个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

愿再往下想了！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漠视”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汨汨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见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榨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鼓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罢；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睬，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上，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

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的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地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迫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伊有褴褛的古旧的浑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袴；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飘拂着；瘦黑多皱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伊手里滑去；于是伊只有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颊上，眼旁，霜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

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地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膜视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时第一难事是拟订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底复杂，校长交来三十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挣揣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大不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底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虹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恕”字的，于是挑战底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枵腹，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希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复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么？——若说态度，该怎样啊！许要用‘请愿’罢？”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原载1921年11月4、9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